

槐荫新语

做自己比过去更好一点

刘云燕

我在一家单位负责会议接待工作。有一次,快下班时领导通知我加班,负责一场学术研讨会的接待工作。在一间会议室门口,我遇见一位中学同学。她大学时学医,如今已是某医院的主任了,经常天南海北地参加学术活动。老同学也认出了我,热情地同我打招呼。安排好开会的客人,听着老同学与会者探讨学术问题,我心里突然有了巨大的落差,好羡慕如此优秀的她。再看看自己,就有点自惭形秽了。

下班后,我把这段经历讲给爱人听,爱人笑道:“你也很优秀啊!做自己,不是很好也没关系,能够有一些进步就很好了。”

是啊,如果别人是参天大树,我就当一株雏菊也不错啊!只要在属于自己的生命里,昂

扬向上,就能成就完美的一生。

人到中年,我看到孩子闲置的钢琴,下决心去学习一下。我报网上的钢琴课时曾发下豪言壮语:“一年后等着听美妙的曲子吧。”真正开始后,才知道不容易:需要上班,需要顾家,还要听课学习。每到下班时分,就脚步匆匆地往家赶,有时候还在路上,课程已经开始,便一边往家走一边听课,显得忙忙碌碌的。有时候我想:真应该等退休了,有大把时间的时候再来学。老师却告诉我们: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在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于是,我坚持下来,每天清晨早起半个小时练曲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次上交流课时,一位同学交上作业,老师红着眼睛

说:“听了这首曲子,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原来,交作业的是一位盲人学员,他从小就没有见到光明,但是却爱上了钢琴。别人是看着学,他是靠听着学的,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才把一曲中国传统音乐《茉莉花》弹得流畅而富有情感。我想,别人有那么大的困难还能坚持,我为什么不能呢?

于是,我慢慢地练。从开头磕磕巴巴地弹,到后来终于能流畅地把一首曲子弹下来时,我心里是满满的成就感。现在,当我回看自己弹第一支曲子的视频时,感觉自己进步了很多。

我一直容易生病。人到中年,就想通过慢跑来锻炼身体。开始是件很艰难的事,跑不了几步,就开始“呼哧、呼哧”地大喘气,如老牛一般。我坐在一

旁,看着别人跑得虎虎生风。聊天时,得知人家比我岁数还大,竟然刚刚参加了马拉松比赛,不仅安全完赛,还跑进了三个半小时,我不由得羡慕起来。原来,他从年轻时就坚持跑步,日积月累,才有了现在的成就。当我第一次可以坚持把5公里跑下来时,我竖起大拇指,给自己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也许对那些跑者而言,这实在是“小菜一碟”,可是对我来说,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人生有太多的赛道,自己也有太多的短板。当我们拿自己的短板去和别人的长处相比时,总会自惭形秽。世界上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我们也许终其一生,都不会取得那样的成就。与其暗自抱怨,不如从现在开始,比过去的自己更好一点。

订《燕赵老年报》
赠一本书

从即日起至12月10日,石家庄市(限二环以内)读者在秋林书城订阅2025年全年的《燕赵老年报》(订价120元),书城将奖励10元现金并赠送一本价值20~40元的书。赠书包括养生保健、文学名著、国学知识等数十种,您可以任意选择。

秋林书城图批四楼店地址:友谊南大街与工农路交叉口图书批发市场四楼;秋林书城东购店地址:中山西路83号东方购物广场(京东MALL)二楼西侧。建议您周一到周五前往,避免长时间排队。

咨询电话:83038006(图批店)、85361001(东购店)。

刘坤/文



瑞雪兆丰年 徐成文/作

诗歌集萃

小雪

柴运强

夜半风寒遍地吹,
斑斓落叶满天飞。
冷芳欲尽颜失色,
小雪无声唤俏梅。

初冬细雨

邢建设

细雨如烟润大地,
田间麦苗喜洋洋。

开怀有意饮甘露,
仰面倾心含玉浆。
翠鸟惊飞湖水阔,
寒鸦群聚野花黄。
眼前景色美如画,
放逐诗情去远方。

劲松

王国章

擎天揽月贯长虹,
峭壁悬崖浩气生。
暴雨难摧称壮士,
严霜更厉造英雄。

不同桃李春争艳,
愿与竹梅寒共荣。
流水高山尘不染,
一身硬骨傲苍穹。

咏柿树

姜芳

褐干亭亭立,
硕果映绿丛。
簇簇玛瑙赤,
片片红灯笼。
累垂群枝下,
微笑齐鞠躬。

恭迎观赏者,
感恩谢园丁。
轻舞秋风里,
金色添几重。
分明吉祥树,
事事如意成。

红叶

杨鸿恩

叶老情更浓,
枝头飘彩虹。
旌旗扬四野,
照亮万人行。



凝视 李昊天/摄

父亲劈柴终难忘

我的老家地处平原,树木并不多,但父亲劈柴的身影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候,煤是稀缺物品,价格比较贵。村里人要烧煤,需要用架子车到离家几十里的煤矿去买,两头不见明地跑上一天才能拉回来,所以,平常人家只有过年或办红白事时才烧几天煤,平时最多的还是烧柴火做饭。柴火主要是麦子或玉米的秸秆,但这些烟大还不烧,能找到树枝、树叶来烧就相当不错了。到了秋冬季节,家家户户都要起早捡枯枝、撿落叶。我9岁那年的深秋,邻村有户人家砍树做家具,留下的树根嫌不好刨就不要了。父亲听说后,怕别人抢了先,立即拉上架子车,带着铁锹、斧子等工具就要去挖树根,母亲赶紧追出家门,送上干粮和水。父亲几乎是跑着出了家门,等他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但他坚持先把树根卸下来,才去吃晚饭。为了能多得些柴火,父亲把树根完整地挖出来了,放在地上比我还高,树桩粗得两个人也抱不过来。父亲擦着脸上的汗,高兴地对母亲说:“这下好了,今年冬天不用为柴火发愁了!”

等树根干得差不多了,父亲就开始用锯子锯、用斧子砍,把树根先分成块,再用长把斧子劈开。那些天放学后,我常常看到父亲在落日的余晖里,穿着薄薄的秋衣,高举着长斧子,用力地挥着,一下、一下地劈木块,随着“啪啪”的声响,木块被劈成了粗细长短都差不多的小段。虽然天气很冷,但父亲

的额头上还是渗出了汗珠,呼出的气形成了团团白雾,夕阳还给他镶了一道金边。这样的画面长久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几十年都不曾忘却。

后来,人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常有人用拖拉机拉来煤卖给村民,价钱也便宜了,人们用煤越来越多。但我家因为孩子多,父亲又不会做生意挣钱,所以,我家还是用柴火较多。好在这时的柴火已经很好找了,谁家做家具剩的边角料、拆除的旧门窗、伐树时留下的树根和不够粗壮的树枝等,别家不要,但父亲都去拉回来,常常堆满半个院子。平时,父亲有空就去劈柴,下雨天,他还找块塑料布把柴火盖好。等哥哥、姐姐工作了,我们家的条件也逐渐好起来,父亲老了,劈柴已力不从心,我们都劝他不要再去拉柴火了,但他不听,还是坚持着拉,吃力地劈。看着灶台旁一人高的柴火堆,父亲说:“劈柴出点儿力没啥,力气不值钱,歇歇就回来了,但这堆柴火能省不少煤钱呢!”由于用得少,劈得多,直到父亲去世,那堆柴火也没有烧完。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30年了,农村做饭早已用上了天然气。每当我从电影、电视中看到以前人们劈柴的画面,我就会想起父亲劈柴的情景……

寇俊杰/文 中流砥柱 徐锐/作

